

風起了，我攏了攏身上不算厚實的外套，走在寂靜的街道上。

迎面走來幾個年輕人，面色酡紅，嘴裏說着胡話，時不時發出一聲大笑。我們擦肩而過，猛烈的撞擊令我不受控制地退了幾步，站穩身形，我抬眼看着與我相撞的男子。「看甚麼看！死老頭，你不看路的啊？」男子惡狠狠道，似是不解氣，還伸手推了我一把。「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」我不住地哈腰道歉。「那我也對不起了。」男子將手中的酒潑向我，寒風吹過，冷得刺骨。

「阿凡，別與他置氣。死老頭，小心點！」同行的女子一邊吆喝着，一邊挽着男子離開。「死老頭，別再讓我碰到你，不然見你一次打你一次……」喚作阿凡的男子罵罵咧咧地離去。

空氣壓抑得令人難受，有一種聲音自深處衝出，越來越近，越來越大，像沉悶的雷聲由千里之外滾滾而來。頃刻之間已來到盡頭，有如無數輛火車同時開來，恐怖的聲音把城市的寂靜撕成碎片，紛紛而下。

我驚恐地抬頭看天，天色已濃黑一片，如千重雲陣層層壓下，而腳下突然發出難以形容的巨大聲音，如被囚禁的魔鬼掙脫了鐐銬，大地猛烈震動起來。

千百面玻璃一齊爆裂，亮晶晶的碎片飛向夜空又紛紛落下，宛若流星雨。電線燃燒着，和着閃電火光向前飛傳，撒落無數火球。縱橫交錯的地下管道裏，炙熱的氣體亂竄，無數井蓋在劇烈的爆炸聲中飛向天空，飛速掉落，在馬路上打出一個個洞孔、一道道裂痕。

我躲避着爆炸和從天而降的井蓋，大地猶如在海上飄浮，在大海的怒濤中起伏顛簸。整座城市都在顫抖，所有的建築都在一瞬間倒塌，沖天大火此起彼落的爆炸。當震動止息，只餘下濃濃煙塵和呼天叫地的悲痛聲。

我從廢墟下爬出來，站立於廢墟之上，渾身灰土，腿流着血。

「救命，救命呀！」隱約有聲呼救聲從廢墟中傳來，我順着聲音尋找，大叫：「哪兒？你能動嗎？」

「我在這，這裏！我腿被壓着了！」沙啞的聲音從水泥板下傳來，我挪開水泥板，細碎的瓦礫之下，竟是那名喚作阿凡的男子，他臉上盡是被磚石劃出

的血痕，一大半身子還被埋在底下。「是……是你？」顯然，不只是我一人詫異。男子很快便回過神來，「救救我，求你……」

我遲疑了一下，開始搬走壓在他身上的頽垣敗瓦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的手卻被磚瓦弄得鮮血直流，正當我要把阿凡從廢墟中拉上來時，地面又開始晃動，阿凡身旁的大樓經不起猛烈的二次震動，一塊巨大的磚板就要塌陷，若是被砸中，怕是等不到救援了。阿凡驚恐了，死命的抓着磚石要爬上來。我知道我該避開的，我並沒有必要要就一個與自己產生衝突的人。可這畢竟是一條人命啊，我能眼睜睜看着一個鮮活的生命凋零？

不，我不能。我咬了咬牙，用盡我全身的力氣去拉阿凡，可磚板迎面而下，就在這時阿凡一把把我推開。一聲巨響，帶着飛揚的塵土，阿凡已淹沒在磚板之下，無聲無息。

我不確定阿凡還在不在，厚重的磚板隔絕了我們的拯救、呼喊。刺眼的光線越過塵埃照射在這片頽廢不堪的土地上，我的視線模糊了，頭昏腦脹，不知是被淚水還是鮮血淹蓋了雙眼，我慢慢地倒下，閉上眼睛。朦朧中，我看見阿凡在向我揮手道別，也為他對我的冒犯謝罪，為我對他的不棄致謝。或許我跟他都做出了選擇。

(1230 字)